夏峯先生集

夏峯先生集卷之八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傳

楊忠愍公傳

忠愍公名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北直容城人生有異質然幼遭家難狼狽孤苦難以殫述八歲即善牧牛時頻里塾諸生攜容吟誦心輒愛羨之欲從讀書兄以其幼不可繼盛曰幼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又告於父始得受書一日客至無酒沽於市塾師出對云無酒是窮主繼

盛對曰有兒爲名臣又同學者嘗窺師出作陳戰之戲師歸衆皆藏匿師出對云藏形匿影繼盛應聲曰顯姓揚名蓋終身之品業於童年蚤券之矣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舉於鄉三十二歲成進士是年爲嘉靖辛未初授南吏部驗封主事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考功郎鄭曉一見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不可量也因告以居官守身之道時關西韓邦奇爲南大司馬負重名公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書悉以

援之會諸寮有講學者繼盛又相與講論或謂此輩多立黨作僞沽譽繼盛曰道者吾性分所當爲可逆億人之僞而不爲耶嘗自言于於死生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登泰山趣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向謂泰山爲高也今知其特高於地耳山之上高固無窮也蓋眞見得學無止法如此陞兵部車駕員外時邊事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仇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以遣臣

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陳五事一必令俺答嬖子入質二令盡還掠去邊氓三議開市後別部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以備戰守毋玩忽致生鹵心堂上官閧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得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乃上疏斥其十不可五謬一謂忘天下之大仇二謂失天下之大信三謂損國家之重威四謂墮豪傑向用之志五謂懈天下飭武之心六謂開邊方伺隙之門七謂啟百姓不靖之漸八謂長外番輕中國之心九謂墮遠人狡詐之謀十謂貽後日難繼

之禍苟能修備何藉于羈縻謬一既和矣馬安用之且
彼安肯以北馬予我謬二互市不已必至朝貢朝貢榆
中國之竭財益甚謬三中國開市能盡給其衆乎不給
則不能無入掠謬四如曰佳兵不祥譬癰疽毒日内攻
而憚用藥石可乎謬五上三閲之曰繼盛言是旨甚温
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八大臣會議鸞寵方盛八人皆中
懸附和許開市遂逮繼盛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
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洮水以灌園
圃開煤山以省薪劄狄道應徵糧草官無冊籍獨聽書

算生操輕重乃集書算生科綜之往時飛詭之弊盡絕
又嚴乘馬及室人服飾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倣古
井田意割授諸生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上
官每以易禍一事爲地方累繼盛力禁之乃止創建書
院一區中三楹爲道統祠祀歷代帝王聖賢及各名儒
聚諸生肄業其中番漢生童數月後各知揖讓敬長上
其父兄亦忻忻然曰楊公來何遲也比去哭送者千餘
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强歛跡盜賊屏息尋遷南戸部
主事甫到任即陞北刑部員外未至都改兵部武選司

員外繼盛念一歲四遷其官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正旦日食具疏劾嚴嵩十罪五奸十罪謂壞祖宗之成法竊人主之大權掩君上之治功縱奸子之僭竊冒朝廷之軍功引背逆之姦臣誤國家之軍機專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壞天下之風俗五奸謂上之左右皆嵩之間諜上之納言皆嵩之鷹犬上之爪牙皆嵩之瓜葛上之耳目皆嵩之奴僕上之臣工皆嵩之心腹未有或召問二王等語疏入復下鎮撫司訊問主使並引用二王之故繼盛曰今廷臣皆嵩黨孰爲主使奸臣誤國能

欺皇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常不見上好臣必不防避至親莫若父子故幸上問之二王必能言之也拷訊楚毒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依許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詣衛受杖有遺以蚺蛇膽者繼盛笑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哉談笑赴杖屢死復甦太息曰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又醒人之死生固甚易也獄司憚嵩拘繫甚固繼盛自割腐肉去膿血楚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寇材詣嵩爲力解嵩陽爲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材流涕爭之

不得而繼盛竟死年纔四十歲前一日猶據梐牀自着年譜作家書屬身後事神氣安閒如無事時赴義時有吟二絕句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至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謚忠愍妻張宜人抗疏請代夫死語甚壯爲嵩所抑不得達長子應尾官順天治中有直聲仕至尚寶寺丞人謂椒山有後云次應箕即獄中與都御史王遴約爲婚姻者也

歲寒老人曰先楊爵下獄時浦鋐周天佐輩猶相繼上

疏救之至忠懸下獄同鄉親友畏禍絕跡獨王繼津結婚獄中王鳳洲以周旋獲罪二公之外蓋寥寥也嵩之積威比黨噫甚矣然公之受禍雖慘而天之所以成公者實深明代忠臣多矣其轟烈震動天地者公之外曾有幾人方其從苑洛受樂旣得其數又得其神徧習天文地理奇門遁甲之書猶曰此儒者餘事也與同人講論則一一力行皆曰椒山可語進道矣至狄道則絕道統祠以鼓厲士子嗚呼使公而不以忠死豈不足爲學之宗哉

趙忠毅公傳

忠毅公名南星字夢白號儕鶴北直高邑人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萬歷甲戌進士除汝甯推官陞戶部主事調吏部歷考功郎澄汰流品皎若冰鑑常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以不畏強禦忤時相側錯行人高攀龍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闇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遂謫去助教薛敷教疏諍亦謫南星林居三十年以名教爲已任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厲已爭

相標目遂譁然以高邑爲質的天啟初起廢籍以太常
少卿歷左通政太常卿吏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有申
明憲職諸疏內察力絕情面作四凶議以處大猾尋改
吏部尚書有再剖良心等疏推高攀龍總憲楊漣副院
左光斗僉院鄒維璉夏嘉遇程國祥等天銓曹魏大中
輩相次枋用羣小滋不悅會高攀龍以考覈四道御史
劾閹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魏忠賢曰東林
必殺公忠賢怖且恚所謂東林者盡指南星與攀龍皆
願意成東林黨也於是假會推事盡逐東林爲魏廣微

陳九疇等誣陷與擧龍同罷閣臣孫承宗疏謂兩臣去而出於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天下之公令去兩臣而出於惡兩臣者將內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患立至不報明年以張誦及梁夢環疏削籍提問追奪誥命懸坐贓一萬五千兩戍山西秋州子淸衛戍陝西荘浪衛甥王鍾龐陜西永昌衛父子甥各居一城而子與甥以撫按郭尙友馬逢皐宿恨笞責慘毒備嘗丁丑冬李戍所崇禎御極贈太子太保賜祭葬廕謚忠毅

稱星爲文章疏通軒豁能暢所欲言不拘尺幅有宋元

縉家之風至於排擊朋黨伸雪忠憤抑鬱磊落萬曆間推公為首其詩瘦勁有風致文集若干卷行世

截寒老人曰神宗朝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芽其間一三君子奮起下位措拄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一二君子者公與無錫顧公其尤也景逸舉進士實出公之門當公被逐景逸以疏救譴顧亦以言事罷尋小譁然目諸公為東林質的於是璫兒[illegible]息不盡殺諸公不止嗚呼朋黨之禍至於斯極矣公實與之終始公於魏南樂素以父執自處無少假南樂因同姓嚴事璫致摻

席公愈菲薄之或納賄肆關說執不可一日踵門請見
門者曰休矣將脫幘而寢南樂怒詈而去又嘗短李淮
撫于公前公曰若忘修吾以戶部郎上疏救若翁耶南
樂慚退日與璫比而媒孽公

鹿太公傳

太公名正號成宇侍御豫軒公長子太常伯順公父也
侍御宦游正拮据家務一意以明農課子爲已任故侍
御得無内顧憂太常未嘗北面一塾師而業就生平勤
儉持家卹人之急甚於已當厄之與甯直無難色恆慮

人有難盡之言也表弟劉亚心以一言之諾養其妻子
終身為之娶婦者二嫁女者二蓋慷慨好施自其天性
與人不設城府不岐面背臨事斬然有斷性簡朴聲色
服御去之若浼惟以孝友節義誨人并以自律侍御㱕
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三年嘗一夕數起假寐几榻
間微聞侍御欠伸狀即屏息而俟早夜禱籲頭鬚為白
其侍母夫人日夕依戀太常常一再迎養京邸席未煖
而歸裝已束曰柰何戀游子而牽堂上老人遠思也七
十歲居母喪猶寢苫食淡哭泣如禮終身之慕殆謂是

與篤念手足與弟直友歡垂白無間鮮居日太常欲撑一侍膝奉起居正日若以而翁爲苦耶吾自覺無不足處風雨蕭然彌發嘯詠性不解飲而雅好客流連下榻丙夜不倦客或請少休笑謂君豈以老夫爲醒眼君輩舉爵吾汨汨亦若有酒腸也枯棋三百拉二二同調槃礴其間竟日對壘並忘勝負制詞有云溪山寄傲覺海鷗猶有機心木石與居笑雲鶴仍無定性得公神矣恩命三錫年登八旬每出入安步閒中郎往返百餘里亦止一僕一騎無異布衣時日吾幸未憊庶幾與里閈故

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儛哉有司至門恆踰垣以避歲請鄉飲始勉一赴後絕不往孫化麟中辛酉解元製一褐袍太常自維上歸一襲爲壽正復嚴戒之嘗謂生不能挽流習而厲祖父以自張藉子孫以自奉此其人殊堪嗢噱蓋以高風古韻追蹤爲王彥方陳太邱逾四十年鄉里蒸蒸何論家庭間矣至天啟中璫禍起網羅密布一時如左魏周諸君子皆太常密友方其遭禍三家子弟賓客絡繹江村謀所以爲左右力正挺身周旋不計禍患甚至

醵金應此聲聞長安旁觀者代爲公危正不顧第曰老人籌此已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義豈肯惜一身爲吾子蘭籍辱崇禎巳巳之變范撫軍入援公湊粟五百餘石犒師嘗割腴地數十畝代合族貼軍其仗義急公類如此當大常發金花落職復從高陽相國督師渝水八皆爲正慰且危正獨掀髯長笑曰臣子不當如是耶持祿養交非吾子事且如先侍御抗言大節何迄太常夠難猶毅然曰得其死矣世受國恩可惜此以報九晌之靈亦復何恨觀此則其自處與爲子處無論富貴于生

死又何如也正嘗擁五世于一堂人倫之盛海內寡二
後以化麟爲父叩閽悴死終不勝鬱痛以歿海內聞而
悲之乃某猶不能無感焉某交伯順四十年於公爲猶
子乃不督過若以孺子可教也歲時風雨譚麈碁枰對
某必色飛即忿怒激切時某徐出一言無不立解不知
何以得此于公也後子孫相繼殞歿公病以及屬纊某
無一時不侍左右屢欲爲傳顧感痛不能搦筆久之始
聊述其槩如此亦承公之素命也

鹿忠節公傳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直隸定興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言謫父正逆閹時傾身急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善繼端方謹愨巋然如斷山少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溫飽讀王文成傳習錄而契之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每與同儕談說經旨曲折證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善繼曰只是要醒得如何要記得醒得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覿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註腳夫豈有疑於心乎自是而論交日盛萬歷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郡周順昌

襆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初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某爬搔利病洞悉源委丁內艱毀幾滅性歸而遠邇來學者舍不能容隣居僧院幾無閒室服除補戶部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鬭餉善繼慨發金花餉遼神宗震怒得譴一時省臺諸忠直大列無不爲論言者解官歸門人日益進每拈壽樂大旨爲及門談柄光廟御極首復其官典新餉廉直介立清操絕俗尋改兵部職方主事題覆章奏時遼陽初陷中外洶洶善繼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伸國法會王象

乾以大司馬行邊因用廢弁與職方郎耿如杞左職方持之力首撰業福清有司官不得違阻之旨善繼上書福清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大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狥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狥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習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清福謂其刺已也怒已而屈服焉歲壬戌孫高陽以閣臣理部事請實逃臣熊王於法善繼舉手加額迄高

陽自請督師善繼請從適吏部缺司官羣欲挽善繼善繼不可曰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某當一日在幕中高陽嘗云予居東拓地四百里敵退七百里無一不出伯順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僅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遂與高陽同歸家居四年學力日充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游之病而一言一動觸處逢源說約一編日與同人詩復日長崇禎初御起爲尚寶司卿無何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稱大兼管到處修明職掌未三載

復請告歸先是神廟末年高景逸一爲少墟鄒南皋講學
京師同志者邀公聽講旣而聞相戒不言朝政不議職
掌公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
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景逸偶遇於朝房辨析疑義景
逸恨相見之晩具疏薦佐高陽丙子秋七月東兵破定
興是時公移疾江村無城守之責乃毅然于望風奔潰臣
節之掃地也援兵登陴死守七日而城陷東兵挾刃逼
公公不爲動遂死之當事者以殉義聞詔贈嘉議大夫
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予祭葬生平應

事接物一意認眞學以認理爲主而言理則在事上故其言曰讀有字書卻要識無字理則眞旨得可知矣所著有四書說約認眞草三歸草若干卷行世子化麟舉辛酉鄉試第一伏闕頌父忠不勝喪死

歲與老人曰公之死也以節著人謂足見公而予四十年交公知公之志知公之學方與公定交忠愍祠下固慨然有殺身不悔之意登第後遺周忠介詩有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猶津津以節義共勵至榆關四載出入戎馬之場病苦死生只家常事蓋認理

明徹故能全體通靈孫高陽哭公云予向睨伯順之一躬通齊得喪忘毀譽渾成虧也乃今親覩其不二死生乎此言蓋得於目擊心識之餘意密神傾之後公眞闇道之士也歟恤刑郎胡向化疏云善繼生爲理學名臣死爲封疆著節視居城中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時以爲知言

范文貞公傳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歷癸丑進士初授東昌府推官獄多平反時値歲饑條荒政躬自賑恤

全活以萬計已未擢吏部郞一時正人多所推用甲子
逆閹竊柄景文典選一疏詞義侃侃大略言天下仕路
舉國如狂嗜進如鶩毋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淸而欲其
恬漠寡營詎可得乎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
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勛望
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
能爲之諱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需次諸臣
勿爲臣等諱以天地人才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爲朝
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共之人還其人我

無失我此臣心可自信時魏忠賢黨羽視吏部爲外府
疏出大恨之景文一日閱選人姓名齧舌本噴血漬地
類中惡者遂請急歸爻丙年爲南禮守謝事居南都豫
告所知曰吾子必不爲貂璫作奏行吏勅家人掃徑以
待未幾果歸丁卯起太常寺少卿不赴崇禎戊辰冬再
推補已巳七月擢右僉都巡撫河南拯溺救焚所至問
民疾苦鼓中州之士氣以壯國威既而邊人不戒薄我
京畿景文聞警即率師勤王宗社借之以安上使人尉
勞之加兵部右侍郎團練通州壬申內艱歸甲戌起南

右都御史掌院事乙亥陞南兵部尙書凡四年廉辨以
卒僚屬公嚴以杜干請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
景文蒐軍實詰戎備部曲壁壘煥然一新嘗謂非戰無
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
此守江南之大局也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此
守江外之大局也宿重兵於廬游兵出英六之間東據
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守江北之大局也景
文以世道安危爲已任故爲綢繆之計壬午八月轉北
刑部尙書十月改工部甲申二月入政府拜東閣大學

士海內望治甚殷爲日無幾天下事已不可爲矣逆闖犯京師景文三日前即不食城陷號泣拜闕投井死或以初入相而魏通州陳井研據其上者非同心之人未能行其志有遺憾焉生平重氣節篤友誼當周忠介順昌以忤璫逮景文出橐金二百急其難金至而忠介死詔織景文復給其孤寡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皆氣誼最篤兩公殉難後爲梓其遺集景文所著有味元堂稿南樞志大臣譜武功編體仁編開心劄記有子早卒遺文淪喪實錄亦多缺遺贈太傅謚文貞

歲寒老人曰甲申三月神京陷寇□而下殉難者二十餘人幾輔人與其難者六公其首也余與公相去僅三百里未得識公之面然公在南樞曾有檄聘予爲北司空又欲疏薦於朝余雖未就實於公有知已之感也竊悽他方未能得公全傳殊以爲恨然日月經天有目共睹固不俟余詳言之矣

金忠節公傳

金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目數行下天啟丁卯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乞敎授爲

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諸生凜凜事之若耆宿轉國子監博士辛未陞工部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軍器時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侍郎高宏圖罷去憲向諸司官索儀註鉉疏力請止之謂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公署既建勢必强司屬匍匐於獨踞之庭即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內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以自行其私者乎不報彝憲上任移檄令兩部司官行謁見禮公具監臣移檄非體一疏極言彝憲亢

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傴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臣忝貿聖朝自矢無玷斷不敢俯匐刑餘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得旨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遍謁彝憲益銜之適部差抽分杭州鋐告病回籍彝憲以驗放火器炸損誣參竟落職鋐有自訟一疏閉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恐取五經四子書覽諸儒語錄研思博覽毛詩春秋周禮俱有解於易更有所窺有悟即節記之嘗言善易者不譚易也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鋐論學與陳

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鉉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鉉絕不問讀書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癸未當路交章推轂得旨起用銓部郎欲啟事鉉以服未闋力辭甲申二月三日服除四日即補兵部巡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虛冒鉉下令嚴禁代者懲不到者革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逆闖勢迫陷大同鉉疏請撤宣府中官監視恐於中掣肘

不無僨事之虞崇任撫臣必賊騎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內監迎賊宣撫朱之馮城頭盡節鉉聞馮殉難擬上疏請聖駕南遷以時迫不果謂其弟曰宣鎮陷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目不瞑弟欲奉母隱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爲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趨至御河邊賊已入鉉指賊大罵解牙牌付長班劉元向闕拜元牽衣不釋鉉髮指目裂以手揮責衣冠躍入水中死母章知鉉殉御河即投井死妾王氏從之弟諸生鋐城陷

自縊爲家人解救痛母兄殉後數日亦投井死鉉屍
不可復識弟鏡僅認髮與綱殮以衣冠葬於御河邊贈
太僕少卿諡忠節母贈恭人仍建坊旌表鉉殉難時年
僅三十有五生平弱不勝衣訥訥然如不出口篤志力
行不蹈文人之習氣節士之矜激處困能亨在險能動
而義之所在有千萬人不可奪之志眞所謂學道人歟
有希儒四子合刻行世歿後仲弟鏡梓其遺集八卷
魏寒老人曰余甲戌初識公公被放里居時也座談之
際每事嘗思退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閉

戶十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郎以致命遂志人遂以爲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窮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不能致命遂志者也吾鄉理學而忠節者公與鹿伯順也鹿之學近陸王公之學守程朱至居敬致知四字又能發程朱未發之蘊聞朱勉齋嘗與公論學曰盡人倫體天理公極服其知要公之自得深矣

賀公景瞻傳

崇禎甲申二月二十二日逆闖至獲嘉原任武德道兵

儒賓公同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死之公名仲軾字
景瞻衛輝之獲嘉人四世祖雄以典膳起家雄生春春
生國清國清生盛瑞字鳳山以進士歷官參議爲營部
郎以清直著是爲公父仲軾少而近癡嗜讀無他好嘗
重九日鳳山令家僮攜壺榼導之出游酒斟食設一無
所顧及歸鳳山問故曰偶拈一題遂忘登高耳夙有疾
鳳山深憂之仲軾三年居宿于外絶葷酒疾得瘳癸卯
二十四歲舉于鄉庚戌成進士甫釋褐具疏批鱗忠直
之氣中外欽仰初授陝西醴泉令邑故刁悍里胥作奸

力淸錢糧請奔分較秋闈稱得士以外艱歸[illegible]屏
戶外事一無所問服闋補江南青浦縣壹冠緐
牘無虛日暫不以法假人江南故有投獻之弊因下
日田歸紳士役仍本人請者紛紜槩謝不應征比錢糧
不煩鞭箠訟牒卽令本訟人刻日追呼監司臺使者至
不飾廚傳供帳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漕粟官民屯
悉貯于倉粟粿雜責在民耗抑勒責在軍軍與民兩得
其平暇修樓櫓葺橋梁爲海忠介新祠宇禮逸士陳
公在諸要人右庚申陞刑部主事具疏訟父鳳山

是鳳山爲繕郎經營乾清坤甯兩宮力塞漏巵杜絕請
託不二年以銀六十八萬蕆役實省在庫銀九十三萬
其嗣任織奏前費以一百二十萬皆取美秩去而鳳山
竟爲異已者中以考功法仲軾據實奏辯得旨下部雖
爲忌者所抑然公論已明癸亥遷員外陞本部郎中
戶部太倉老庫失銀主者直參前任湯道衡奉旨逮訊
仲軾以范無確證具疏駁之湯得釋是年冬遷鎮江守
治郡事一如治青浦巡漕御史駐鎮運船不敷漕使者
欲分派諸運船弁借口船重恐有沈溺仲軾曰該弁恐

妨私貨耳運糧美差也但下令有敢任洒派餘米即行更易領運漕使如其言無復有作梗者先是黔中用兵募鎮弁有能運餉至黔酬以衞印指揮戴天錫先往竣役而衞弁持印不讓出令者置不問仲軾曰如此何以信後立主前議後鑽刺者多方夤緣屢借上官爲奥援仲軾具文力爭曰天下事遇難苦則能者職其勞遇安逸則狡者享其利才知之士所以吞聲而天下事卒至不可收拾衞直爲一戴弁地耶上官竟不能奪丹陽姜志禮以忤魏黨罷歸一日部劄逮趙冢宰南星招中并

無姜應勘問而尾後止書姜志禮三字院檄下道行府
提勘仲軾曰姜係四品京堂不奉旨誰敢擅提具文回
道道嚴駁仲軾曰固知不行提必得罪然以此獲罪所
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者以擅提四品京堂加罪
罪將何辭擇禍莫若正守之不移丁卯陞陝西西甯道
兵備因爲璫賢私人所銜劾奏草揚變價有負厥臣急
公之意鐫級不果行辛未家居作春秋歸義至諸撰論
翻駁古今成案獨伸胸臆所欲言壬申冦警日迫捐穀
百石爲修築置械器癸酉三月寇薄城日宿學宮爲自

靖之地忽有武德之報所屬二十城交際一絲不受道有三營兵馬痛懲積弊勵精振刷嚴沙汰利械器信賞罰清占役積其銀爲買馬置火器後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卽其所備也御史袁化中同諸忠死逆璫久未葬仲軾捐金爲襄其事未幾聞曹郎有指而訾議之者仲軾卽拂衣去歸家課弟姪閉戶著書甲申二月寇氛相逼所在納欵仲軾撫心太息比僞官到縣欲詈賊死姪每叢曰旣無官守何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因攜家抵石駝莊曰恐路梗不能達死小盜手無益復歸至合沉

僞官要入城仲軾大怒擲帖於地曰賊敢見我乎謂弟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事無騎墻一生功力在此一日吾今得死所矣復到巨栢莊祖居具衣冠北向拜闕纔登塋辭祖考題齋壁曰吾家自典膳祖以來受朝廷恩厚及今一百七十餘年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考况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妻妾輩余不忍手刃願從死者共彰大義隨吾同墓不願者亦不强也卽登樓呼童取酒與弟姪輩談笑自若復手書今日方知賀景贍促弟

姪下樓扃戶縊於東間梁上北向對君也妻恭人王氏西向從夫也妾三人俱縊於西間梁上以次東向侍主也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伐屋人以爲忠憤所感云歷三晝夜顏色如生僞官亦驚嘆羅拜時年六十五里人私諡爲文貞先生所著有栢園初草冬官紀事春秋歸義八卦餘生等集共八十四卷子鉁獻廪生入太學先公卒嗣孫振能能讀書後中丙午科舉人

歲寒老人曰余嘗欲列邇來忠臣隕身於魏璫者自楊忠烈左忠毅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甲申天子死社稷致

命遂志者范文貞倪文正而下一一可指數也然楊左諸公被逮下獄范倪諸公國破君亡義不容苟生勢無可逃遁只有一死以報君父若公旣身在林泉徵其靖獻于身前夷齊稿骸于事後亦無不可乃矢志就義妻妾同殉急遽不違禮殆與劉蕺山若合一符可謂善處死者矣總之仗節殉義之臣須具一知中之愚仁中之過方得淋漓足色彼仁柔者悠忽不斷知巧者規避多端一瞬失之終身莫贖從來坐此咎者正自不少公策死之道可謂仁至義盡矣

張公元美傳

元美名羅俊直隸清苑人性端毅尙氣節居恒以綱常名教自勵幼娶雙瞽女敬好無間言不置媵妾諸生時弟羅彥羅遁顯羅俊淡甯自守刻勵古行崇禎丙子魁于鄉絕不事干謁不阿權貴事不苟一時之便凡三黨事悉倚之癸未成進士以覲政給假家居甲申闖逆賊李自成擁數萬衆入太原破甯武由居庸而北所過城邑紳吏皆望風降羅俊憤謂弟羅彥曰吾儕何以報國恩事急矣當堅守保定遏賊勢以蔽京師不則甯以死

列固臣子之義也賊將劉宗亮犯　畿輔過河間將劉保
定羅俊數月前傳檄首倡効死勿　去之義忠憤之氣感
動全城乃分雉堞嚴號令守浹月　益堅至三月李建泰
兵入保定其卒爲賊來說降羅俊守東面手擒之以示
衆賊自城下曰京城已陷守城何爲時京城陷已五日
矣羅俊不聽鼓舞益奮賊攻益急至三晝夜賊焚傷死
者愈衆忽建泰與賊應西南城陷賊乃入羅俊猶力守
親擊一賊仆地扼賊之吭嚙其面覓嚼一耳血淋漓口
角問大呼曰我乃明進士張羅俊汝等所罵覇城者吾

弟羅彥也賊擁眾亂刃死年五十一子伸庠生適他出聞倡守來奔其樂賊城破即投井死年二十六

歲寒老人曰公甫成進士即以身殉爲諸義烈冠忠矣至孝於親友于兄弟與瞽婦相敬無違禮門以內何雍穆也丁丑公車與予論交侃侃多氣誼斯人也殆所稱完名全節之士乎

韓氏二世祖傳

宗法之廢也久矣本是同根漸成行路此仁人孝子之所爲撫膺而嘆也韓子參夫銳志復古宗法講明詳

欲於山中覆草爲堂以奉其祖考使子孫世世守之勿墜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余知參夫力學入意之所是舉世不能撓大都所言所行與所取之人事惟期於盡倫心惟矜于勿欺後盤桓于南國者數年從高景逸先生遊其學益礪今過余以其二世祖考妣傳相託竊聞古來賢人雖出人重其賢併重其先爲賢者之祖聖人雖出人尊爲聖併尊其先爲聖人之祖是所謂守身不辱光及祖考彼大奸大兇不獨身爲戮民而且令人追恨其所自出則先世之或榮或辱祇在子孫之猛爲修

耳雖有祖德不能庇不肖之子孫卽無前功豈能掩拔俗之後嗣是子孫之託廕于祖父者闒猶淺而祖父之借衍於子孫者權更大耳仁人孝子宜何以爲情耶韓氏世代已遠生平顯晦俱不可知參夫之言曰不敢以不情之事誣先世也但記姓名而已嗟乎今之爲誌狀者强爲粉飾盡塗面目子孫亦何貴於此哉韓初貞定之藁城人後遷宛平祖有諱四公者配馬氏序以呼之四公乃行四也是爲參夫之二世祖云

仇孝子雪廬傳

孝子名雲慶字騰宇雪廬乃劉參議兌因君雪夜居廬題以貽君後人因而稱之者也始祖貴乙自揚州移新安五傳名鏵是爲孝子父母耶以孝聞載入邑乘孝子家固貧事父母曲盡子職父性嗜酒君每遇輒懷歸以獻母年老多病每夕焚香籲天願損壽以益母母病尋愈萬歷辛卯父母各九十歲相繼終孝子痛幾死而復甦葬之日結草廬於墓側時沍寒雪深尺餘寢苫枕塊哭奠如禮負土築墳手植松栢足跡不入城市者三年墓之西北陬號曰鬼市與廬僅隔數武夜半悲風四集

怪鳥弄舌野狐呈態燐火往來籬下孝子絕不爲動三年如一日也邑令羅君啟先聞而敬之親造其廬具表當事得旨旌表居廬時年近六旬矣禮稱不毀孝子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倍嚴于少年時親知有勸之者曰君無嗣且乏應門之童煢煢一室何以爲情孝子曰我正以二親肉未寒而悍然家居妾妻妾之養此則情之所大不堪也遠邇名公贈詩百餘首皆焚毀不以示人然不求名而名益彰無問遠邇孰不知雪廬孝子哉孝子被旌在萬歷乙未府道申請部院查覆孝子絕不知

劉君兌伏士民公義而成其事詞巡撫王君紀月給米一石巡道解君經邦月給米四斗嘗不減劉殷七年之粟矣孝子温雅平曠行不苟合言無夸矜無少長貴賤莫不驩然相得而孤介之性偏與淡泊爲親嘗遍日不舉火絶不向人道並無餒餓色其自得深矣居庠數十年以色養二親不求仕進然善誘人從游者多所成就復善書老而彌精七十生子九十見孫一日無疾而逝壽九十三子爾顯女一適花似錦亦以苦節聞

孫曾章傳

孫魯青名含高陽人愷陽先生第四子也余初遇於廬伯順坐上以其貴介常若避之含獨於儔伍之中偏若就之伯順謂余曰相國衣盋端在是人不可蚤過因而定交焉丁丑與君仲兄鈴同上春官時蘇奸民張漢儒以烏程意臚錢虞山風影尋投揭長安且上疏已得旨逮矣鈴固善虞山日夜思爲之地時伯順子化麟亦以伯順殉難叩閽得其揭帖一冊卷首有假曹司禮令其上疏之辭余謂鈴與化麟曰決非司禮所願受也二子曰孰可以爲司禮語者余因以其事語中貴劉惟善曰

人借司禮殺人而司禮不知君不可不知也劉素自好每慨然有志於古之踏而賢者因問其詳余出漢儒揭帖示之惟善亦曰此定非司禮所願受也翼日惟善復來曰昨所言已因人悉之矣繼而茅元儀亦有字遺余與鈖兄弟謂虞山且晚且至屬其蚤爲計鈖令含就商於余爲言欲與化麟同謁馮涿鹿余曰謁涿鹿可而增一人則不可蓋兩相國家報謝往來情意稠密不妨相機婉言參一人則易涉門面矣以江村與涿鹿雖年誼而無交情也時虞山有人過張果中含急就果中探動

定遂謁涿鹿涿鹿坐語移數十刻殊不爲動但頻呼茶

且曰僕於東林諸君子不遺餘力諸君子肯一言相答

耶合曰不然左浮邱先生墓銘家相國秉筆新參之力

一段東林諸君子大家感激有字稱謝何謂無一言相

容誌文具在歸卽呈覽耆庚山因新參一段有字來屬

削之合遂借言謝之耳涿鹿遂毅然許爲之地適庚山

將至都合與涿鹿遊於三家店合從庚山入都邀合孚

日晤涿鹿坐語數十刻始得其首肯奉教而來幸不辱

命曹司禮以帷薄之言與涿鹿相合遂疏謂投揭自有

拔本衙門在何嘗令之上疏漢儒柳死旋逐爲程是役也脫虞山之阨者涿鹿也而作涿鹿之合者含也含具幹略能詩文負過人之才而未得表見于世六載榆關風霜艱險贊襄之力爲多卒從其親殉城而死君子曰含可爲孝子矣

鄒孝徵傳

孝徵名萃號慈菴湖廣石首縣人二歲失恃乳母哺養繼母視如已出甫成童以孝聞家饒無私蓄與其弟藩友于甚篤由是父母愈歡愛之初就外傳即以聖賢爲

必可學而至其師孝廉陳纘宗大與之後陳仕於燕萃
從遊遂入籍充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食廩餼督學滄
嶼左公較士萃與史道隣齊名一時稱得人萃因交史
共朝夕二十年如一日性好學尤好誨人執贄請益者
戶常屨滿若死難宣府朱之馮出其門其他可知也所
與遊亦皆名俊北如金伯玉南如管待菴咸素稱善十
困棘闈兩經既售而刑意淡如也居恒兢兢力學其題
齋聯云一失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以此自警
待菴見而嗟嘆之又輕財好義多方濟人之阨如荆州

運糧指揮馮衍祚以七十艘糧抵京沿途消耗幾四千餘石所司嚴比危在旦夕萃與渠僅一識面耳傾橐周之前後仍貸五百餘金無何衍祚病故萃復親爲收殮送其骸骨並僕人雷姓南歸所有債負置不問岳州人張正昇有孝行曾割股愈其母萃高其行因與爲友後正昇居京師缺費貸萃百餘金未收券正昇忽聞母赴以金未還不敢言歸萃曰君遭此大變豈可爲負債而不奔喪耶正昇感泣而別其義氣慷慨類如此崇禎朝司訓新安日與多士講習不倦學宮傾圮煥然新之其

有傲骨遠識脫更得力於禪邑令某委以糧務初厭其瑣屑纖而邑令督責其書役孝曰學博豈司倉吏耶毅然納其冠服求去邑令謝過留之甲申僞官李邦典假都同巡行地方以射利郡縣不敢問孝一見謂諸士曰京城也吾目中閱此燕矣語侵之邦典不敢逞其威果至寶坻而敗飛孝之際孝鬱鬱不得志竟以此致病沒於學署子孔彰甫歸不及視含殮襄僕鄒知文理喪歸傾闔邑感德請從祀名宦方余寓遵城與孝僅隔一望時時促膝語中懷事居然有一夕十載之意焉歎曰

其門人蔣生如蘭每語其行事未嘗不泣下沾襟則其教澤入人之深可知矣嗟乎人亦惟其生平耳志固有所不得行方君與史管金朱諸君子遊其志可知也而厄於時及其鬱鬱不得志臨期嗚咽殆矣而不忘諄諄之語是其志誠不可沒也余用述其梗概以告君鄉之賢士大夫使知君生于楚非徒生死於燕非徒死云

殷仲滋傳

仲滋名淵直隸雞澤人少負奇耿介自持性孝友事母唯唯訥澁若不出口於父則侃侃辨論必理至心豁然

後已曰慈幃家務食飲而已過庭則得失成敗名行關

焉何可不辨於兄更効切劘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變兵

備關南死非其罪淵兩疏鳴冤不報未幾關賊席卷秦

晉延及三輔淵握劍號曰即不死留此身以待用也今

先子之讎已矣若且與賊共生奚爲四月閭國變謀諸

邑衆爲先帝發喪痛哭文廟作討賊之檄以義自憤時

自咸偽令秦植猶假狐擁衆手刃淵于明倫堂時五月

十一日也

歲寒老人曰殷仲子眞義士也哉死而非義未免沽名

且以傷勇仲子父死以闘賊陷兩潘主兵者畏罪假違令失道御罪於人以逭己辜則仲子于賊不獨爲殺君且殺父故以頸血灑逆賊之膽豈暇計成敗禍患哉作詩明志諭意於其妻令絶食自盡且問兄意云何兄曰吾未嘗受祿於朝且嗣續未立如先人何仲子曰此借口弟不及此矣噫兮固徵其言而悲其志仲子眞義士也哉

李完一傳

三台爲元儒劉靜修先生風化之地今雖代移世遠而

流風遺韻尙存巾裾韋布間余五十年嘗往來其鄉猶
及見劉鍾所先生習聞三皮堂之盛嗣後表表蔚起者
不可一二道也吾友完一李君實生其地少馳騖于文
場長浮沉于宦海老而困頓寂寞且竟以他鄉死矣跡
其生平不爲卓絶崖岸之行不蘄矯激奇異之名惟以
忠信文章孚里閈閭無論少長賢愚皆曰吾完一先生
之人之文也今雖死言念夙昔實可傳也君姓李氏諱
衷實完一其字也先世口外小興州人永樂間舉詔內
徙居新安之三台里世業儒君生而聰穎讀書過目不

忘族兄孝廉孔從以學行爲鄉所推君師事之鋭意進
修靡間寒暑十七歲入邑庠每試輒高等大有聲諸生
間鹿忠節公倡道江村君與族弟韋負笈從之遊忠節
公嘗向人曰完一可言文章蘗繩可言春秋蘗繩即韋
也天啟辛酉左忠毅公光斗督學畿輔覃恩當選士充
太學得君文深嘉賞爲得人慶都尉王君慕之延爲弟
子師高陽孫文正公見其文曰此非庸人也君有至性
事父母言動唯謹居喪哀毀若不勝母有兄弟貧不能
自存者君貲其生理與別駕劉勃然友善劉病歿母老

無依君迎養久而不衰張茂才某病劇以子類錫託君君視之若子類錫得爲諸生又能鼓舞人文一時知名士如崔九圍李順昌等皆師事之後進之士執經問業者履嘗滿戶外順治初授徐州通判官雖卑公道所在能毅然任之大參張君重其品行不待以屬禮嘗以官評相屬君不敢稍逞己意用巡方薦陞荆門州同知職協漕務飛輓獨先有孀婦張逋官糧鬻女三十金以應君傾俸金代償使爲母子如初視荆山篆力絶羨耗金不兩月一歲之正供民爭告完去之日荆父老皆流涕

舉送焉陞四川順慶府通判至則以老病乞休歸途跋
涉重關僅一蒼頭兩騾而已次漢中囊洗不能前遇參
議董君廳徵素知君遣力送之里門家居七載食貧力
學以終卒年六十九君生平不治生人產以教授爲業
家計用裕於義所在必樂赴之當庚辰歲凶君出粟數
十石爲粥以濟餓者容城蕭姓貸銀三百兩不能償遂
焚其券在順慶所屬彭溪令師覺先閒艱不能歸君解
驂贈之後覺先爲保定同知君從無一字相干恬淡靜
穆無他嗜好獨癖吟誦至老愈篤嘗爲詩文走筆數百

言立誠不深思不苦吟見者皆服其敏自無機心絕未嘗以詐僞遊人無少長皆信之詩文稿多不存

歲寒老人曰完一與予弟啟美同爲忠毅公所選士交好且久當忠毅被逮時予與鹿太公醵金急其難君首出硯耕所得金應之君殆讀書而知大義者也故其學問領袖一方然竟厄於一第雖老年稍稍見用終未大有建豎人皆惜之

李逸士傳

逸士名章字蔭繩新安三台里人也少有俊才師事鹿

忠節伯順爲高弟子甲申後歲貢在廡逸士投牒於學携妻子移居成安父子以教授生徒爲業越十五年困頓而死諸子自傷貧窶不能歸櫬泣下汍瀾余謂之曰汝知而父之志乎老死他鄉即所謂求仁而得仁也夫何憾諸子錄其生平哀乞立傳知逸士者莫余若爲錄祖夢龍歲貢廷試第一行誼爲宗黨所推父祚熙邑庠生娶于爲善子四長埜中萬歷己酉鄉試仲臺季堅逸士其叔子也從伯兄孝廉學循弟子職孝廉病侍榻晝夜不解帶壬子十九歲入邑庠未幾父母兄弟五年之

丙相繼而逝逸士煢煢一身拮据悲苦幾不知有生然棺衾含殮猶能如禮家由是益落唯讀書益勵每至午夜不休丙寅食廩餼督學袁公署其廣云索解欲窮其原撰辭直透其頂賞踰常格甲子問業鹿忠節于江村丙子忠節殉義逸士號慟數日曰天奪吾指南也傳習師學較侍師時倍爲眞切三台爲靜修先生設教地逸士於書院中建茅屋三楹日誦讀其中祠宇荒圮倡同人捐貲營理丁亥攜家南下至廣平之成安愛其風氣醇朴遂于栢寺營居焉每爲人講解忠節說約一編遠

邇士執經問業者無虛日肥鄉賀應旌造廬而訪徵諸
士有云新安李先生學衍陽明盍傳忠節吾儕所當心
服而儀型之相從者五十餘人己亥過蘇門新鄉郭士
標傾蓋投歡令子姪問春秋居一載忽病病中猶講論
不輟稍瘳歸成安意欲終老蘇門忽病不起親友問疾
者有憂色邇士笑曰出門以來死于溝壑吾志也今復
何憾邇士少豪舉酒後悲歌有燕趙風中更家難益自
刻厲嘗留心經濟問習兵家言迨其後邱壑自適嗜學
愈篤嘗云老而不學便衰故隨地接引倡師學于趙衢

之間門弟子隨錄問答之言曰讀書歸要喜談節義事
激昂感慨意常有餘每與地理家談議論風生若有獨
解也卒年六十有八友人杜越誌其墓子姓姻譜詳載
誌中三子體天合天明天皆奉逸士命從余遊能讀書

繼父志

歲寒老人曰傳稱逸士者以其不係籍於士而欲遺之
遺所以成其逸也遺其名正欲逸其心也夫世或以顯
達而死或以阨塞而死者多矣而求之於心果逸乎否
耶士必先遺聲利而後能逸遺聲利矣稍有憤激于貧

賤之念而心已爲貧賤所役是亦不得逸也逸士嘗由門時固以不忘溝壑爲志卽死貧死旅心安往而不逸哉蘇門以貧旅死者有新城張果中以熹宗恩選士四十年不謀一官困窮阨塞以死蠡縣諸生彭之燦耻爲苟食竟餓死子公和嘯臺逸士嘗往來蘇門過兩人之墓低徊憑弔不忍去嗟乎是可以知逸士之心矣

郝涿川傳

郝公名勳字孟立世居涿之房樹村友人汪湛一題其廬云月窟天根眞隱處水田山色小江南人故稱爲涿

川先生中嘉靖丁酉鄉試絕迹城市有司罕見其面刺
史岳憐其貧嘗寓書以示請託勲若不喻其意者岳極
嘆其可仰而不可即有某以大獄株累貽銀器一楽求
脫勲弗顧友人謂是人誠非其罪爲之排難雪寃豈非
濟物之一會乎勲乃翻然援之而終不納其酬素與同
郡田夢鶴爲貧賤交田後爲中州副使贈以廐馬勲力
御之曰我有朱游之車可乘正無需此其孤介類如此
家雖亦貧見寒者則解衣相贈性尤和易有惡少嫚罵
於門勲曰醉耳絕不與較萬厯朝銓司張特疏以賢良

鬪力辭不赴爲舉人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二著述多遺失僅有川上存草勳曾促滕老聃割南園地爲三淸廟人遂以方外異人目之姚江謂儒佛老莊皆吾之用勳殆有用於老莊而不爲老莊用者乎素與孫淮海羅念菴爲友輓章有云論理學而返本窮源淮海亟推爲獨步鬪性術而搜懸剔隱念菴亦幸其同心可想見其生平矣

歲寒老人曰熹廟以後其隱也易神廟以前其隱也難蓋璫㣽熏天逆閹肆虐道中之貧賤人知甘之若河淸

海畧士子一登仕版遂自謂係籍聖賢以安富尊榮之時能不去非道之貧賤者曾有幾人泳川四十八年無一念忘溝壑非塵視軒冕芥視鍾駟者能如是乎余恨與公生不同時伯順長余數歲猶及見於侍御公坐上亟稱爲拔俗之士乃身無血嗣國史不及家乘久墜豈公之高蹈於生前者并欲晦名於後世耶歒採所聞而爲之傳以俟君子考實焉

馬玉壺傳

玉壺名潔家世定與謦懸先生仲子也性俶儻喜風節

諸生中咸推重焉與鹿忠節友善余識潔以忠節余以長子與潔結姻也亦以忠節忠節爲定興十三場籽粒地數千頃土瘠賦繁民不堪命五年心力請於上得折徵減地糧之半此不賴之利也潔始終贊勷之而潔實未嘗有尺地天啟時逆賢大修皇極殿取車於定興淶水新城人心鼎沸客氏邑人子其母侯佛潔授意於其門僧轉告車盡捐邑令缺委署者魏冀也令所私余州判覬篆饕餮放橫勒日完糧商人銜殺暨騾馬夫悉索見面禮抗者笞幾斃潔倡言於諸縉紳達之當道仍卒

閫學具呈委署者怒挾瑺勢欲中傷潔潔使鬨於瑺之
要人以懾之委署者不敢動余遂逐已之變羣小乘
機搶掠邑令某盲不修守禦惡聞警報百姓棄城走富
商等語大俠王福安曰人心洶洶勢不能自有其財倘
能防衞願與平分遂立約逸去事平衆欲薄酬王怒曰
以性命易財詎可食言衆無以應謀於潔潔謂王曰爾
禍不遠矣驚問故潔曰危亂時而衆以財誑爾非慮他
人即慮爾爲禍端耳今事既定若以酬爾之物爲興訟
之資爾能操其必勝耶奈何以身外物喪生平俠感悟

立焚其券不索酬邑西南爲巨馬易水河陽匯流於要
津建橋梁二每歲秋葺夏拆吏胥叢奸居民苦之新城
令沈君迅來攝篆會里猾以百金貨綠董其事沈疑之
商於潔潔暢言其弊令拒營謀者別舉廉幹二人任之
省民力而成功速復下令拆橋時封貯廟中乾者令民
以溼易之歲爲例民大稱便丙子春部牒飭守禦勅附
近郡邑城增高補厚踰三月者罪不赦邑令羅君四達
懼違限遊廬相商潔同紳士誓於神晝地估料不階官
吏令士紳分任百姓鼓舞從事不兩月成是年秋七月

東事急邑令病守禦弛甚太常鹿公善繼家居江村潔與工部郎范文源走江村促之入城潔以死守城附潔與鹿公俱死之繼配田亦以死殉嗚呼潔一諸生耳生以忼慨磊落雄里閈間終以大義激烈而死生平雖困於遇而能隨事利濟爲德於鄉鄉之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其人亦可以無憾矣子四爾植爾標爾材爾楹爾楹終身不應試鰥居四十年不再娶從余遊能勵志於學不愧其父潔死逾三十年余今且八十有四猶得吮禿穎紀生平竊以爲潔慰云

王念南傳

念南名介初名三錫字任軒念南其號也直隸曲周人父屏南文學獨善性剛直不諧于俗其鄰居宦也垂涎其產先以厚資餌族人以及屏南屏南堅弗售以是怒族人遂共羅織之屏南得禍不懼卒全所居宅其他蕩然也時介甫數齡親當其阨誓取科第以慰屏南父子俱無他技巧因貧窶特甚屏南棄世而毋氏獨存或曰止一舉火爾又有欲得其宅者時雖貧賣田宅猶可作鄉閭富人親友亦有勸之者介曰吾棄產不能見先人

于地下且命荷貧金入篋中一夫胠之走矣吾何有毋氏亦成其志自失怙至登賢書十八年皆茹苦日也介性至孝不能具甘旨以和顏怡志悅親其不爲溝中之瘠者幸耳戊午舉于鄉毋年且老性嚴急常一言不合輒喝斥介從無幾微見于色時神宦多鮮衣怒馬介獨十三年無帛衣布袍草履不識者不知爲孝廉也西鄰張老憐其清苦以鑲銀器一盒鄉閒一小莊餽介介弗受蓋時之僅見者爲定興教諭課士暇一編自娛著任軒隨筆終任未嘗一字干縣令直指吳公阿衡訪時政

介以三策上首薦介俸甫三年遂有東平州之擢刺東
平仍服學博公服補易白鷴帶以銀箔鍍之而已東平
素號衝疲加以兵燹之後比屋流亡野多曠土徵收羨
餘即肅補正項聽訟款言化導從無金矢之入士民相
安有來暮謠當道不惟不以責交際反有止用東平水
一盃之語無何遂病投劾而歸歸則家猶徒四壁立也
嘗謂人曰吾生平無快事惟守產不愧先人居官不負
科目差足自慰耳未半歲而卒年六十一從祀鄉賢三
子俱諸生體元體健體行五孫三諸生端方鄧兩進士

鄭邸承先啟後以文世其家者仲子也

歲寒老人曰余南司鐸范陽嘗於鹿伯順坐上習其夙昌刺史東平偕鹿太公走孔林復過署中信宿迄今四十餘年矣體健訪余蘇門執贄而修舊好且鄭邸遜步南宮凜凜守先世清白迪後人儉素學莫切於是亦莫大於是因念公厚德發祥而余叨夙緣難忘舊好遂為之傳

尹芝僊傳

芝僊名腾學字爾斂山陰人宋儒尹和靖公之後幼讀

好弄十餘歲聞人彈琴遂悉心其學者十年性嗜山水愛諸名勝徧遊三吳八閩淮楚瀟湘之間印證琴學不啻如性命崇禎間天子明琴理延攬天下善琴者遂官武英殿中書舍人從上彈琴仁智殿上出御製五建皇極曲令譜之中有洪範風雷雨暘等詞滾拂劈剔曲肖其情致滂䨻其要渺上不覺失笑曰僊乎僊乎即賜號曰芝僊刊之印章一時傳爲盛事數年多所獎賚鼎革後芝僊浮蹤山岑水湄無以爲家晚年愛蘇門山水遂卜居焉間爲詩歌以見志刻有徽言秘旨若干卷行世

歲寒老人曰芝僊蓋今之逸容也余子君孫嘗從學琴因悉聲音之道出乎性情通乎神明達乎國家天下明季上欲以解阜致天下之和蓋不得於君臣之間將以身乎取之禮樂百年後興事若迂而心則苦矣語云一人知已足不恨芝僊以一布衣受天子知遇洵非偶然救廿就困辱追述前由俾傳後世若芝僊者亦可謂不負此知遇矣

湯母節烈傳

湯母睢州湯子斌之母也母當崇禎末年逆闖肆虐所

至攻陷城邑毋義不受辱罵賊死逾七年提學使李公
震成檄守吏建祠睢州春秋致祭又十二年巡按御史
李公粹然以疏聞表其閭曰生員湯祖契妻趙氏節烈
之門子斌由翰林院檢討兵備潼關贈毋恭人君子以
有斌爲之子故又曰湯毋云毋睢名族父尙敬遂學篤
行與湯蘧齋公交好時祖契方幼與論經義奇之遂許
字焉毋生而端淑有志操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
三喪毋稽哀毁過甚十七歲歸祖契言動舉止皆準禮
法蘧齋公夙疾毋治羹理藥唯謹病亟目不交睫者四

十餘日及殁衾殮皆身經理必誠必信親黨謂母嫻于
禮湯圃世胄後家漸落堂上甘旨之需常鬻簪珥市之
歲稷躬啣糠粃子斌見之戒勿聞大母恐損老懷也祖
契性豁達喜賓客常儲美醖以待每出遊粱宋間數月
不返母持家務姻戚歲時問遺不廢素善病一室蕭然
見者難堪母獨怡然崇禎庚辰李自成擁衆數十萬縱
橫開歸間兼之頻年荒旱飢民相率從賊母嘗對祖契
嘆曰身爲婦人事有不測斷無苟全之理姑老子幼請
以一身謝夫子矣爲女治嫁斌年未弱冠亦爲受室

年壬午三月賊潰西華先令嶽從伯父貢皇讀書城北村舍倉卒聞亂城閉不得入母向人曰遣之意固有在來則俱死無益爲語吾兒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未幾城陷遂整襟經于梁家人解之復入井家人又出之母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時賊已環至露刃相向母厲聲罵賊遂見殺顔色不變賊嘆息羅拜時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年三十七後遇忌辰陰雲四合悲風夜鳴居人傳其期比寒食云

歲寒老人曰余來中州詢甲申大難事輒知母節烈狀嗣兩河人往往稱斌之賢則又知母能教子而更著其節也斌自狀其母有曰斌初就外傅歸必課所讀書一日偕同學出城外抵暮而歸母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趣未定而樂嬉遊吾將何望嗟乎湯母可謂教子明大義者也雖古斷杼惜陰之訓何以加諸母生平大節于此徵之斌之學術於此基之矣歷稽往史獨怪馬遷不爲婦女立傳而班固亦復略之自漢中興以後范史綴其成事搜次鮑宣妻以下凡若干人而魏晉

宋諸史皆效法焉若湯母者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義
且成其子爲名儒復致命于喪亂之日追配前休不爲
尤烈耶嗚呼此不惟可爲內則世之鬚眉男子自稱問
學所遇稍殊輒爲改易者視此亦可自勵矣

李節婦于氏傳

祁州古立節地也民淳俗美宋有横渠張子明有曰仁
徐子司教化於上鄉之人有鄭秀者樹節烈於前故士
人知重節義至閨中之婦夫逝而守節終身者踵相接
也乃余所聞李節婦于氏則又其最著云氏定州衞籍

而家於祁之曲堤村父名一躍母吳幼嫺女訓十五歲
歸李君好古稱好合焉門以內肅然有秩門以外靜不
聞聲無柰琴瑟中斷好古竟賫志沒氏二十九歲遺孤
芰蘭纔三歲勺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誓以死殉父母泣
諭曰昔人稱死節易立孤難徒引決爲快汝志畢矣其
如藐孤何氏悟曰吾不能取李氏孤兒長養成立使延
一線吾何以見夫子於地下乃強存覘息上事孀姑下
撫稚子飢而食寒而衣勞悴千端艱苦萬狀父母憐之
微諷以他室富貴則悲號不食曰如不諒予誓有一死

敢二其心乎父母初以愛生憐繼以憐生敬無復有爲
是言矣久之家計益窘至不能具饔飧挈子若女就養
外氏而付其姑于叔弟歲時歸省甘旨不缺至祭祀必
躬必潔勿之有悔外氏向固以懼而生敬者數歲相依
不忍言勞後自外氏歸孤兒漸有成立乃一意訓讀不
丙夜不休書聲與機聲相響答又時取兒課文觀之覘
所黜竄爲憂喜凜然義勝於慈愛而能勞以故孤兒弱
冠成簾士甫壯登賢書氏爲之喜加一餐繼而泣謂艾
蘭曰爾有今日爾父之目可瞑爾母之心稍慰然非外

氏豈能有今日耶艾蘭泣受教蓋至是貞人有母氏爲之拮据撫養始無愧爲李家婦貞人有子氏爲之鞠育撫摩始無愧爲李家母貞人有子宜教氏爲之訓誨啟迪始無愧爲李家師貞人有子宜家氏爲之內外經營始無愧爲李家督氏之所以隱忍不死視畢命一旦凍餓人之父母而斬絕人之後嗣者其難易何如哉迄今艾蘭向予追述往事兩目欲斷寸心幾折慟尙殷殷也氏守節三十八年享年六十有七其生也任重道遠其沒也體受歸全此於功令宜旌艾蘭謂時尙可待也竊

若爾母三十八年孤燈夜雨茹蘗食淡之苦揭日月而行中天節已成矣豈復以旌不旌遂有顯晦哉予輿云守身爲大予謂婦不守身無以成其節臣不守身無以成其忠子不守身無以成其孝孝子也忠臣也節婦也一而已矣乃婦人之貞多見於荒村冷巷而臣子之節轉難槩登於顯士通人此非習詩書秉禮義峩冠博帶之士反出閨閣女流下蓋陰陽消長之數所由來遠矣從古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少而小人多明示陽之不能敵陰故陰曰羣陰陽曰孤陽激而言之至謂舉世皆

婦人滿朝皆婦人總嘆冠而笄者之不可勝數得一不借笄而冠者以爲維風砥世之機艾蘭舉壬午孝廉今且十年矣生不及識父又未得以祿養母恐此後居高食厚當必有惻於心者矣予南行過祁撮其大者爲之立傳其詳有刁子包所誌之墓文在

耿烈婦王氏傳

烈婦王氏太康諸生耿於彝妻也壬午三月十八日闖賊圍太康城氏即以死誓及城破屬子帝德曰我死必矣汝儻得存當讀書自立我死無恨賊至遂罵賊求死

賊首曰貞婦也釋之氏乘間投井已折一股羣賊復撈出氏駡益厲賊因斷其舌絕其頸老僕婦郭氏相從目詳其事氏死之四日帝德往收其屍頸斷口邊血漬猶新顏色如生覆於淺土後有人移其屍於他所其家未知也忽白晝其姑白若氏憑之者爲言死時得快其志第骸骨暴露令深掩之驗之果然氏中書王永隆次女死年三十二

歲寒老人曰予生平聞死節婦女多矣而烈氣貞心如王氏者不槩見其駡賊求死也志已素定至於斷舌斷

頸不稍屈而魂魄猶以得死爲愉快噫凜烈丈夫到頭未免失其素節一巾幗婦乃剛決至此壯哉予爲傳之俾他日青史定有特書其事者

孫節婦張氏傳

順治己丑夏六月土寇乘容城孝廉孫君奇禎之子諸生立德遇害其妻張號泣護以身引頸受刃賊義之不忍殺張復投井水淺得不死遂髠兩鬢不粒食者三日既又縊於窗眾奔救得甦張自是始以撫孤爲念孝廉家囿貧張承以勤儉躬自織紝凡子衣食紙筆率皆機

好所經營一日以課業稍違祖訓張泣請受杖眾稱其賢姑多病晝夜榻側無少怠庚子姑復患痢適氏亦抱病猶侍左右一夜嘗數起執燈滌牀褥姑食息離婦不歡明年姑病愈張一病遂不起舅姑咸稱其孝其子瑾髫年入邑庠能知母之節千里外乞一言余與孫氏交甚四世矣心儀孝廉之高風而重其子婦之節孝急爲揚搉且孝廉君有女適同邑朱茂才琮廿九歲稱未亡人今已十五年矣撫孤鎮將有成與張以雙節稱里閈益見孝廉刑于之化他日司風化之責者當以余言爲

徵也節婦父張嘉遇山東招遠知縣守節時年二十八卒年纔四十

歲寒老人曰國家旌節之典三十後守節者不與焉守節不過五十亦不與焉史遷不爲節婦立傳班固節婦傳亦在蓋棺之後孝廉女故附張氏傳中張氏之節以孝著張氏之孝以子能有成益著也惜天不假以年後有論者當以完節爲張氏重不必以天年爲張氏憾也

劉母葉孺人傳

孺人古杞葉氏翊棟之女也年十歲許同邑劉公時志

之子允時兩家皆殷厚比數年時志物故產日落至無錐立葉之老媪密告孺人曰阿姑席富腴而劉最貧豈能同事貧賤耶孺人掩戶自縊誓不欲生以爲出自父指也父聞急救之鞭老媪以明意及笄延允於家氏自甘虀糲勤紡績佐夫子又能治生積歲月所餘頗不仰給於外氏天啟丙寅允忽感寒疾而逝時孺人年三十有六矣遺四子一女呱呱一室中伶仃孤苦莫我顧者嘗撫其孤泣曰未亡人所恃者望若輩成立耳聞孟母三遷教子後成大賢吾劉氏之先未聞有起家詩書者

以堪輿家言卜牛眠囊尤葬事復與弟諸生登覘諸子所就各授之業令鴻業鴻聲就外傅餘荷鋤壟畝問嘗此時田賦婚嫁所入不給恒貸於權子母家督索積逋諮曰諸何不鬻此產倘望有興盛時耶母聞而詬厲諸子節室無升斗而延師愈篤歲丁丑闖氛肆虐屠戮州邑孺人預戒子婦曰世亂矣貧賤倘可苟全衣飾悉宜棄去敗絮敝衣當各備之迨賊至所過殺傷最慘獨劉氏闔門免於難孺人復謂諸子曰賊焰方張避地當亟棄家來河朔卜居輝邑之南郭雖流離貧困以十指爲

子婦先令諸子服賈餬口教鴻聲未嘗一日廢學已卯
得補博士弟子員孺人方冀漸慰夙志辛巳四月忽聞
弟登被賊執不屈罵賊遇害孺人哀痛致疾竟致不起
輝廣文劉君復古東㓟柩前手書栢舟氷操以表其節
諸子復歸櫬合葬於杞之南柳莊年五十有三里人服
其德甲午鴻聲特恩選拔癸卯舉於鄉孝友力學孫曾
繁衍天報母節當昌其後云女適汲邑李新基與鴻聲
同選
歲寒老人曰古稱內行不踰閫劉母之賢何較著若此

哉余來蘇門鴻聲從余遊每每道母氏懿訓至是屬余作傳余嘗謂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徽美可述也而遷固咸漏焉若劉母者所値不天能成己之節復成子之學遹跡前人妻道無成而代成有終母之成劉氏也大矣且蘇門一片地堯夫不爐不扇地也元有遺仁甫姚公茂許平仲竇子聲諸公皆盡室來移蓋中心所慕別有應求母一巾幗流耳當家室之忽摧痛機杼之是屬三遷之訓發卜蘇門鴻聲蓋以守身爲事親之實立志爲願學之事又豈陶母之望士行范母之

望孟博可以自慰其母耶鴻聲勉之第求無負其母可也

傳贊

李都督淶先傳贊

吾鄉知後之有楊忠愍而不知前之有李忠愍也李忠愍以世職洪承疇授浮圖峪守備積功至總兵鎮遼陽癸丑之役以一當千連戰四十餘里至八角大蟲嶺環圍數十里與長子松俱戰死事聞贈少保謚忠愍亦烈矣歿之後表章無人鄉黨且不傳後死者之過也無怪

乎古之英人烈士多湮滅而不聞也

胡向化崔庚傳贊

向化爲孝廉時僉院左光斗逮至過白溝人鮮有不避者向化往謁以爲諸生曾受知也丙子吾鄉有兵燹向化恤刑山西過里以士女節義入告至疏鹿奉常其辭曰鹿善繼生爲理學主盟死以封疆殉節視居城內城破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時以爲知言崔庚爲淇縣令振起凋敝大著循聲河南通志錄其實到處有惠政人歌思之爲人坦率忘形跡嘗有甯人負我勿我負人之意

歸田仍一寒士也居官受吳橋范景文之知居鄉受定興鹿善繼之知嘉善魏大中題其讀書之室曰歲寒居殆所稱君子一流歟

孫爾禎爾祚侯保傳贊

爾禎三十年孝廉食貧教書不慕榮祿齎志而歿淵明詩曰高操非可攀深得固窮節爾禎殆庶幾乎孚已誌其墓祚其弟保其女弟夫名諸生也甲申致廩餼於學使者徜徉山水間妻子饑寒亦不服顧祚死于邱縣之勝永村保隱于烏龍溝祚所著有四書事實保所著有

讀史心見閭有有心人爲立傳夫人終身烜榮名富厚者衆矣未必皆才而才者反以厄窮死予不悲二子之窮安知千載下無憑而弔之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張果中傳贊

朱祖文多媺行獨書其爲吏部者專言之也果中生平可述者多獨舉乙丙周旋左魏事亦專言之也果中爲辛酉左學院所選士魏給事實言于學院而絕口不言再詢之第云衡文者具隻眼張生高才自應當此選敢貪天功耶後左爲予言給事自不認但不可令知我者

不知也迄二公遠爲果中者倘趨避之唯恐累已豈人情也哉

夏峯集卷八

王大任謹校